

主辦機構：

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特稿】

粵語文學的現實與可能

——黃子平

編按：「世界、國家、地方三種力量交匯，顯然壓抑或者遮蔽了方言文學的地位……多元化、『雜語喧譁』，體現在語言方面，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寫作。」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國語已經成為文學寫作的主流語文，而方言創作則被忽略，失卻了過去的地位。作者思考了以方言創作的現實挑戰，並點出了粵語文學以至「大灣區文學」發展的新路向。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我思考已久。我認為「大灣區文學」這個概念是一個很重要的契機。當然首先它是一個經濟概念，把它延伸到文學領域，畫出一個地理位置說，中國文學裏面的這一塊叫做「大灣區文學」，我是有點懷疑的。需要從很多層面來建構它、界定它、想像它。語言是一個基本層面，我想到粵語文學，或許能夠跟別的地域文學有所區隔但又涵括「大灣區文學」。當然這個概括非常粗糙，我們看到大灣區裏面也有客家話、潮汕話的區別。惠州是客家方言區，深圳的前身寶安也是，香港新界的元朗也是客家方言區，但是目前看不出有客家方言寫作的苗頭，當然客家山歌、山歌劇的寫作有一些積累，必須另作考察。我主要是以廣府話方言這麼一個概念的觸發，去討論粵語文學的現實與可能。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首先要提出來一個歷史上關鍵的背景，就是五四時期胡適提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口號：「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兩個詞的互相修飾提出來兩個非常重要的目標，用國語創作文學，用文學傑作支撐國語。其實這兩個目標是共同的一個目標，就是作為民族國家的一個政治動員的媒介，要有一個統一的語言和用這種統一的語言創作的文學作品。用這種統一的語言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反過來支撐這種民族國家框架內的統一的共同語。這是非常重要的目標。這個目標受到了歐洲民族國家形成中的一些範例的啟發。比如意大利其實是由無數的小公國建成的，這樣一個國家，採用的共同語言就是以佛羅倫斯方言作為一個中心語言，意大利的國語什麼時候立住腳了呢？但丁《神曲》啊。胡適提出來的這個目標，其實到了三十年代已經基本實現了，其中一個重

要標誌就是在中小學的語文課本上絕對採取白話文，而且由一批文學家來編訂教材。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還能在語文教材裏讀到如朱自清〈背影〉這樣的文章。我們還看到一個更大的國際化的背景。民族國家其實是奔向一個所謂世界大同或者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在語言上的表現就會反覆看到那種關於拉丁化的要求，還有一個就是對世界語言的推廣。世界語言不是從各民族的文化生活裏邊自然生長出來，它是非常蒼白的語言，只夠有限地溝通。可以看出來所謂國家民族語言，是依靠世界大同的目標提出來的，但是同時它又面對地方方言怎麼辦的問題。世界、國家、地方三種力量交匯，顯然壓抑或者遮蔽了方言文學的地位。

回顧從晚清開始非常成功的作品，其中就有吳語文學。《海上花列傳》，魯迅說靠讀它，「足不出戶的學會了蘇白」。胡適也很喜歡吳語文學，但是他說不能着急，待到國語文學站住腳了，就可以發展方言寫作。那麼一百年來，北方方言，尤其北京方言很方便地融入國語寫作，別的地域方言就比較困難。到二十一世紀，上海作家金宇澄寫了《繁花》，算是滬語寫作，後來《繁花》得了茅盾文學獎。茅盾文學獎中南方作家佔的比例之小，小得不像話，國語的文學在建構這樣一個偉大目標的時候遮蔽了方言的層面。但有意思的是，在延安時期有一個短暫的陝北方言寫作，出現了如《夫妻識字》、《兄妹開荒》這樣的作品。這種稍縱即逝的寫作跟四十年代末香港的文學運動有非常相似的地方。簡單來講就是當時的邊區政府是屬於地方，它的方言寫作在某種程度上用來動員地方的民衆。回頭來看粵語文學，其實也是在晚清的時候蔚然大觀，最重要是這些方言文學都跟一個地點關係非常密切。

方言文學的生命力

一九四八年，有大批的文化人，主要是左翼文化人聚集在香港，住在比較集中的地方。他們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雜誌，叫做《大眾文藝叢刊》，這是一本在中國文學史上重要的刊物。這本雜誌裏面有一期發起了「方言文學運動」。茅盾、鍾敬文都寫了理論文章談方言文學。不光有理論的，還有創作發表。叢刊裏頭有粵語方言、潮州方言、客家方言的一些寫作，後來還結集成冊。但作者後來都承認這種嘗試性寫作是不太成功的，寫出來還是沒有那個味道。比較成功的反而是不太純粹的方言寫作，所謂純粹的方言小說或者純粹的白話文小說都是一個神話，是一個不太可能實現的目標。反而曾經幾個學者說到多元化、「雜語喧譁」，體現在語言方面，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寫作。

到了五十年代，香港有一個叫三蘇（高雄）的怪才，寫作速度非常快，現在很多人重印他的一本小說叫做《經紀日記》。他在寫作中使用了一種叫「三及第」的手法，所謂三及第就是廣東方言和白話文和普通話三者的結合，非常有味。像這樣的文體，學者給它很高的評價，但是有點後繼無人。現在出現了一個叫「新三及第」的，文言文的成分很少，但是加入了英文，這個我們在香港的大學裏經常聽到一些同學說，在文學上還沒有人寫出成功的例子，但是卻給我們帶出來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發。這樣一種多元發生的文體是粵語文學發展非常開闊的一種可能。

與現實接軌的方言文學

二十一世紀粵語文學的發展，也有一些重要的成果。這裏面有幾個先決的條件，第一就是多媒

體擴展了粵語文學的讀者群。很多人不在廣州也不在港澳生活，但是他可以聽懂廣東話，他會跟着粵語歌曲唱。香港電影和電視連續劇的大規模普及都擴展了粵語的讀者群。電影字幕的發明影響很大，還沒有人去研究，有了電影字幕，人物可以說各地方言了，港片在內地發行不用再找人來給劉德華、任達華配音。

其次，香港作家參加了一個「口述歷史運動」，我覺得在大灣區的各地中有必要迅速地展開類似的活動。這一代有記憶的老人已經逐漸凋亡，將來都是一些沒有記憶的人群，不把他們的口述歷史記錄下來非常可惜。黃碧雲寫了一本非常重要的長篇《烈女圖》，再接再勵寫了一個《烈佬傳》，在口述歷史基礎上也大量使用了廣東方言。還有一個就是陳冠中的《金都茶餐廳》，用粵語講述的同時也提煉了粵語。董啟章的自然三部曲的第二部《時間繁史·啞盜之光》，裏面有三分之一的章節全部是用粵語討論深刻的哲理，這就是非常冒險的一個實驗。前面幾位使用粵語寫作是因為讓敘述者發聲必須使用粵語，而董啟章的構思則跟前面幾位完全相反，日常對話用國語，哲理思考用粵語，反着來。但有意思的是，在台灣有一個董迷，利用一本粵語字典，一個暑假把這本書啃下來了。這樣一個閱讀的例子是所有方言文學的寫作者需要考慮的問題，就是說它的讀者接受面的問題，這是粵語文學的一些現實。

強調這些嘗試，是想要給大灣區的其他作家提供一些參考。粵語文學存在着可能，但是能否成為現實還要大家拭目以待。

（作者為文學評論家、中山大學中文系（珠海）講座教授。）

【文化綠蔭】

家鄉

——胡燕青

聖經裏有「更美的家鄉」一語，指的是天堂。年輕時讀到這個名詞，我愣了一陣子。從沒到過的地方何以稱為家鄉？

活了數十年，才體會到此詞之深度。初小時，我從廣州來港定居，父母認為我很快就適應。可惜，我一直沒能擺脫人在異鄉的感覺。「月是故鄉明」，我總覺得自己正活在一個暫時的處境裏。現在退休了，始知這暫居之感並非「離鄉」所致，反源自眼前一切無法「成鄉」的風景。宇宙那麼大的拼圖中，人類也許都只是些剪出來的人形紙片，四面伸出規則的棱角，到處放都不合適，只有億億萬萬分之一的一個小平窪，放進去後可以凹凸相連、天衣無縫。小平窪就是我們的「家鄉」。而那地方，不在人間。

聖經又說，我們在上世盡都是寄居的。我們活着，原來就是要慢慢地領會這寄居的概念，好有動力去尋找自己真正的家鄉——上帝。杜甫說他「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把人類的處境全說中了。小學時，我們為了考上好中學努力；上中學了，又為了考上好大學而奮鬥。大學畢業，自然要找一份好工作，拼搏一生——可是，且慢，原來是為最終退休住個貴價院舍嗎？這高速旋轉的賽道，不知早已把多少人甩到人生更邊疆的地方去。總之，家鄉永遠只是卡夫卡的城堡，無論對社會精英還是草根百姓來說都一樣，家鄉總是遠在他方的。

人都愛到風景壯麗的地方去旅行，相信這裏面也不無尋找更美家鄉的潛意識。可惜旅遊使短暫之感更強烈，拍照「打卡」實在無法滿足心裏的嚮往。家鄉意味着擁有。可惜誰在瑞士住上三十年，也無法把自己黏牢在一個雪山上，即使他是在那兒出生的，也只能在百年之後重新交出歸屬和擁有之權利。

更離奇的是，人會離開自己生長的地方，嫌其不夠好，希望他鄉更有家鄉感，而這卻是個明顯的悖論。到你想回頭，你曾經住過的地方卻大大地改變了，讓你感到陌生。這與經濟政治和發展都無關，卻與你的童稚相連。原來當你從懵懂之年變得懂事的那一刻，流浪就已經開始了。家鄉，只有到了你停止寄居於世，才會真的回到你身邊。

（作者為香港漫會大學語文中心榮譽作家。）



深圳的《飛狐外傳》

——胡洪俠

在柳州書攤上「抓獲」此書，攤主供認其書來自深圳書市。



▲深圳美術館編《窗口效應——深圳美術館建館初期的經營與收藏·專題研究展》。（胡洪俠提供）

我來深圳也晚，未能躬逢書市盛況，故事的重述端賴文獻與訪談，其中疑點尚多。前些天新得深圳美術館編《窗口效應——深圳美術館建館初期的經營與收藏·專題研究展》一書，其中影印的一份《關於深圳博雅畫廊在「深圳書市」期間經營港版武俠小說情況的報告》，提供了許多前所未知的細節。

原來，所謂「內參」，是北京一個政策研究機構編印的《情況通報》。那篇令當時博雅畫廊總經理雷子源聞之色變的文字，標題為《柳州書攤充斥港台神怪凶殺小說》。原文中列出了十二種柳州街頭所見「壞書」，《飛狐外傳》躋身

其中。另外十一種書究為「何方神聖」，報告沒說。

報告解釋說，除《飛狐外傳》外，其它十一種未在深圳書市目錄中發現。報告承認，為書市挑選港版中文小說時，曾選擇金庸、梁羽生武俠小說四十四種進口，主要考慮「在眾多的內容荒誕的武俠小說中，這兩個作者的作品稍好一些（比較而言）」。「報告否認了「《飛狐外傳》來自深圳書市」的說法。書市只為圖書館服務，不接受個人訂購。柳州圖書館書市期間曾訂購十二套武俠小說，所持介紹信上說明是「圖書館藏書」。「這樣看來，柳州書攤上出現的神怪凶殺武鬥小說，不可能來自深圳書市。」報告最後說：「今後，我們將停止這一業務，不再發售武俠小說。」

明年四月二十三日是首屆「深圳書市」舉辦四十周年，我正在策劃復刻印行一套明河社初版《飛狐外傳》以為紀念。

（作者為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晶報》總編輯。）

任你東南西北風（代開欄語）

——張欣

《千里江山圖》嗎？

這樣去理解香港是不公平的，記住曾經本身就是一種美好。

可是我們的文化餘韻又在哪裏呢？又留下了什麼？是否也影響過一代或幾代人？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所以香港文化在我心中一直是謎一樣的存在，在歷經回歸和融入灣區之後它會有怎樣的演變，值得期待。

而我於心深處對於香港始終存有敬意，只因它永遠像一個少年，帽子反戴誰也不愛。任你東南西北風我自漠然，只因它曾經風華絕代。

（作者為廣州市作家協會主席。）



火龍舞月 ———— ●江揚

【散文】■

夜幕降臨，聚集在面向大海巨石下蓮花宮的大坑人，為新造的火龍簪掛上寓意吉祥、崇敬的紅綢，點睛、拜神。當鑼鼓聲響起，在兩個沙田柚做成的龍珠帶領下，點燃細密均勻地插滿逾萬支長壽香的火龍，循順時針方向巡遊在區內掛滿彩燈的大街小巷……這項充滿生命力的活動，在被納入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後，成為香港又一張獨特的城市名片。

千百年來，萬億年以來，甚至比我想像中還要年代久遠的月亮，每當中秋節的約定再次到來時，依然給力的閃亮在「一年月色最明夜」（宋·林光朝〈中秋月夜〉）。

遍布神話的月亮，幽深洪荒，是地球上闊遠唯一的衛星，無數的謎團吸引着人類，衍生出許多綺麗傳說。

儘管日月循環往復，日子循環往復。圍繞着中秋月圓這一特殊的天象，人們穿越上古時代的月神信仰、秦漢的祭月習俗，魏晉的賞月時尚，任唐詩豪邁、宋詞激昂，把中秋月色裝扮得超然、澄明和高遠。

記得我到香港的第一個中秋節，嫂子邀約去賞月。早早吃過晚飯，提着紙製的燈籠，帶上月餅和水果等食物，還有蠟燭，往附近的香港佐治五世紀念公園走去。

斑駁的細葉榕樹，延綿在古老的大麻石牆旁，滑動着正在開枝散葉的秋天。

公園是少數留存下來的殖民地時代建築物，滿滿的英倫味，不少港產片在這裏取景。樹林中星星點點是孩子們追逐玩耍捉着的紙燈籠，草叢裏閃閃亮亮是一個個發光的小燈泡，讓人感覺很魔幻。

地上灑滿月光的婉約與銀白，似乎也淋淋漓漓沾染了一身文氣。我知道，這股無處不在的綿綿

文氣從渺遠的春秋時期發端而來。最早出現在《周禮》的「中秋」一詞，兩千多年來映照着人間的天倫之樂，孕育出膾炙人口的千古篇章。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的豪邁，到「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鄉愁，再到「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闊大，都蘊藏着一種濃濃的家國情懷。

人們把自己的食品、蠟燭、花燈鋪在地毯上，在公園裏形成一個個家庭的空間。對於團圓的追求，是中國人的一種執念。而對美好生活的祈禱，更是千百年來的一種期盼。

具有祈福意念的大坑舞火龍，作為中秋傳統習俗已經在香港「遊動」了過百年。這項充滿生命力的活動，在被納入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後，成為香港又一張獨特的城市名片。

那是十九世紀末的大坑區，聚居着人口稀少的客家村民。他們耕種、打石、捕魚，隨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着清淡、守拙、自然元素十足的生活。

據傳某日狂風大作，一條蟒蛇降落大坑，肆無忌憚地吞食家畜，村民合力制服了蟒蛇。翌日颶風退去，卻不見了蟒蛇屍體。一時間村民產生了困惑，搬動如此巨大的物體，在那個年代，絕非易事。現實的，虛無的……形形色色的疑問，恰如這維多利亞港的海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村裏開始瘟疫蔓延，染病身亡的數字與日俱增。惶惶不可終日的村民，忽獲菩薩托夢，在中秋節那天，舞火龍遊行，放炮竹驅趕瘟疫。

這個法子確乎神奇，也許因為炮竹內含硫磺白藥，加以香火熏蒸，卻也奏效。是大自然的玄機重重，還是天地命理？這些動人的民間故事異曲同工，卻都體現出揚善抑惡的做人做事準則，讓人有了歲月靜好的願景。

大坑人與火龍結契了一百多年，習俗也被傳承了一百多年。

每年三秋過半，大坑人找來特粗的麻繩紮製有三十二節的火龍龍骨，再把厚厚的珍珠草包裹在六十七米長的龍身，用屈曲的藤條做成龍頭，上面插滿長壽綠香。還有鋸齒鐵片做的龍牙，手電筒做的龍眼，漆紅木片做的舌頭，整個製作十分講究。

夜幕降臨，聚集在面向大海巨石下蓮花宮的大坑人，為新造的火龍簪掛上寓意吉祥、崇敬的紅綢，點睛、拜神。當鑼鼓聲響起，在兩個沙田柚做成的龍珠帶領下，點燃細密均勻地插滿逾萬支長壽香的火龍，循順時針方向巡遊在區內掛滿彩燈的大街小巷。

由三百多人舞動的火龍，沿途不斷展示出各種花樣。「雙珠戲火龍」、「火龍過橋」、「火龍纏雙柱」、「起龍結團」（打

龍餅）、「彩燈火龍結團圓」……

我屏住呼吸的訝異間，一輪圓月悄然嵌入幽藍的夜空。蜿蜒起伏閃爍舞動的火龍隨月光上下騰飛，有如蛟龍出海的氣勢，一直舞向銅鑼灣海邊，然後被拋入海中，以示「龍歸天」（如今為了避免污染海水，已經不再拋入海中）。象徵火龍把世間污垢送到海裏，明天將是一個嶄新的世界。

原來香港的中秋節是這樣燃的。（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作家聯會永遠名譽會長。曾任香港《文匯報》首席記者。）



▲具有祈福意念的大坑舞火龍，作為中秋傳統習俗已經在香港「遊動」了過百年。（資料圖片）

苦難中長出善意之花 ———— ●陳橋生



【文化綠蔭】■

嶺南的兼容並包，與其長期作為貶謫之地息息相關，是在苦難中長出的善意之花。

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裏，嶺南都是作為常見的貶謫地之一。這些被貶者，朝夕之間便從政治權力的中心被貶黜到荒蠻的嶺南，心境必然是凄苦幽怨的。然而，事實上，不少的貶謫者，當他們確定無疑地踏上了南下謫徙之路時，也往往能直面現實，較好地完成人生角色的轉換。雖然也有痛苦掙扎，但一旦到了貶謫之地，也能很快融入當地社會，關心民衆、了解下情、交結名士、創辦書院、興利除弊等等。以他們不朽的事功和著

述，照亮了自己人生中這段黯淡的歲月，也造福於一方黎民百姓。

這些貶謫者之所以能夠逆襲人生，一方面固然有賴於文人們自我的調適安頓，另一方面亦有賴於嶺南的善意、接納與包容。

在晉代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狀》中，有則關於「吉利草」的記載，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體生動的案例：

吉利草，其莖如金釵股，形類石斛，根類芍藥。交、廣俚俗多蓄蠶毒，惟此草解之極驗。吳黃武（公元二二二——二二九年）中，江夏李侯以罪徙合浦。初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

草，與侯服，遂解。吉利即遁去，不知所之。侯因此濟人，不知其數，遂以「吉利」為名。豈李侯者徒非其罪，或侯自有隱德，神明啟吉利者救之耶？

以罪徙嶺南的李侯，以自身的苦難成就了功德，「因此濟人，不知其數」，給當地百姓帶來了莫大的福音。李侯、吉利不是孤例，而是像他們一類的人。於他們，這雖然是不得已的流徙，但因此帶給嶺南的，卻可能是功德無量，是濟人無數。其功德起初可能只是體現於一花一草、一泉一石的細微之間，而後則體現於教授、理政等宏大敘事上。

也因此，嶺南對於這些「李侯者」、「吉利者」，是深具同情，心存感恩的。評論曰，李侯或「徒非其罪」，或「自有隱德」，從而感動神明，得其啓助。其冤情、其德才，足可以感動上蒼，這是嶺南人民對這些「以罪徙」者的真實態度。別人看到的是他們身上的「罪」，嶺南百姓看到的卻是他們身上的才德，並因而獲益無數。嶺南的善意、包容，正是從這一點一滴中積累而成的，是與他們內心的感恩之情緊密連結在一起的。

（作者為《羊城晚報》編委、文化副刊部主任。）

【學府點滴】■ 學子的鄉愁

鄉愁成了遙遠的呼喚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楊紫嫻

我像一隻風箏，每起一陣風，就乘着風飛得遠一些，再遠一些。大概十二歲的時候，就有一種強烈的衝破故鄉「樊籠」桎梏的欲望在心裏燃燒。「我要走出去，我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一個梳着柔順馬尾的女生這樣在班級的心願牆上一筆一畫寫下。

教室窗邊的美容花開了又謝，女孩拿着當地高中重點班的錄取通知敲了敲主任辦公室的門，告訴他自己想去市裏讀書。那是一座高樓林立、街道整潔的大都市，令人彷彿以為這裏無人居住。鄉音逐漸消弭在新鮮的面孔和話語中。一日午休，女孩被噩夢驚醒，迷糊中對對床的室友大喊：「滴哈幾多點嘢？」室友愣神了，她又再問了好幾遍，



突然猛地反應過來，改口道：「現在幾點了？」悵然間回想，原來鄉愁成了遙遠的呼喚。

高考完的盛夏，知了扯着嗓子在綠蔭中嘶吼，不知道又有多少懷揣着熱烈希冀的青年要走向披着迷人面紗的遠方。女孩喜歡海，她選擇了一座名字裏帶海的城市，再一次背起行囊與致勃勃地出發。

我曾經以為風箏是沒有鄉愁的，可是在斜日西沉時，傍着大山的校園中升起靄靄暮氣，一向很少想家的孩子也會眼角噙淚。黑瓦白牆的老屋、田間泥土中老牛的足跡、菜田中飛舞的蝴蝶……它們之於我，比任何閃耀的霓虹燈、川流的車馬都來得親切和值得眷戀。月亮掛起在山頭，外公趕雞鴨回籠的聲音再次在耳邊響起：「啲——啲——天晚咯——回家咯——」

風暴中釀出了回味

●廣州暨南大學 朱霄

廣州的六月風急雨驟，驚雷撞破了沉沉的天空。學校圖書館的頂層霧濛濛的，只聽得水聲嘩嘩，偶有閃電在落地窗外綻開，但內裏的空間卻穩如方舟。走廊中穿行的同學從外面帶來了潮濕的氣息，甚至有淡淡水漬留在剛行過的地板上。

近半年未歸家，母親打電話來，我們皆訝異於這般多雨的南方城市，歎此風暴盛況空前。窗外的暗色濃得化不開，眼前的暴雨替代了記



憶裏肆虐的風沙。故鄉的小城居於連綿的山巒中，極少有廣州這般傾倒式的降水。聚居的人不多，大都有些親屬關係。童年時代，成片的風沙常席捲着小城，暗紅的磚牆經年被刷出了赤黃色。西北的風暴少了這般濕潤的水氣，空氣也不如廣州暴雨膠着，但同樣以大風的天氣給人們帶來意想不到的共處時間。風暴來臨，人們往往居家，任憑外面急驟的天色變化，慢慢享受着難得的時光。南方殊異。我在纏綿半月的雨天回憶小城的過去，隱隱見得故鄉的人和事，如今倒有了醇香的意蘊。時空穿越南北，在風暴中釀出了回味的情緒。

每逢佳節倍思親

●美國博士在讀生 陳路比

一個人到海外求學已有四年，其實有很多生活或文化上的差異已經逐漸習慣。平時忙於學業，連想家的時間也少得可憐。但也總有深夜時份，一個人靜靜望向窗外一輪明月，思緒就會飄回家鄉，想念在地球另一端的親友。

「每逢佳節倍思親」，飄洋過海的學子，才真正理解了從小就熟讀的詩句。自從到了國外留學，就再也沒有機會和家人圍坐在一起吃團年飯，沒有機會去行花市，沒有機會去討人厭的親戚家「逗利是」。相反新年期間，正是留學生最忙碌要上課的時候。心裏總會大聲吶喊，為什麼過年了我還坐在電腦前寫論文！回想第一年自己一個人在外過年，雖

有同學相伴，但總也不及和家人一起吃盆菜來得溫暖。那年哭得太慘了。但後來的每一年，也都就這麼熬了過來。那年的眼淚就變成家人間的一個新年限定版笑話，母親大人總會半開玩笑：「你還記得你哭得多難看嗎！」但我總會看到，她眼角的那一滴不敢流下的淚。

另一個最讓海外學子思鄉的物事，大概就是沒辦法時常吃到熟悉的家鄉味道了。稀鬆平常的一句「得閒飲茶」都變得非常奢侈。我的學校附近沒有太多中菜館，僅有一兩間，價格不低，也沒有特別好吃。實在想家時，只好約上三五同學，開車去距離學校大概一個小時車程的中國城，吃上一頓好吃中餐，充好電，再打道回府，繼續努力學習。

這兩年多來因為疫情，一直沒有回家。前幾個月終於訂了回程的機票，每天都倒數回家的日子，太幸福了！回家了，終於可以得閒就去飲茶。

【創作園地】■ 回歸廿五周年感世事六首 ●鄭龔子

冬歸春意漫，轉入虎凶年。俗世充災劫，人間煉獄煎。

注：人間凶年者，見於疫病與經濟停滯、戰爭與能源及糧食危機、熱浪與山火破壞自然等等。

冷戰催爭霸，東歐動火煙。生靈塗炭禍，飢病死傷延。

注：新歲二月，俄羅斯以國家安全為由攻入烏克蘭。烏國近年被美國操控，欲加入北約軍事聯盟。

損肺傷中氣，三春病毒靄。多方針藥制，難趕惡瘟還。

注：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自二〇二〇年起肆虐全球，歷三載而未止。

封關交往斷，抗疫截人財。政教工商困，千門百業哀。

亂過希安穩，同心豈懼災。精堅宏遠志，民族復興裁。

注：香港於二〇一四年及二〇一九年發生社會暴亂，至二〇二〇年中央政府通過「國家安全法」後，社會方回復安定。

江山長錦繡，風雨闌天開。一國雙機制，灣區展未來。

注：灣區：在國家規劃中，香港、澳門與廣東九個城市組成「大灣區」，實力堪比中型發達國家。

（作者為耶魯大學哲學博士，歷任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翻譯系教授、哲學系客席教授。現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南溟詩社社長兼主席、香港茶文化院學術委員。）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明報月刊》網站：www.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